

NU DA XUE SHENG RI JI

台灣文學叢書

美
葛
清
文

主
編

北
京
大
學

呂
衣
玫

女
大
學
生
日
記

.5

I247.5
1041
3

女大学生日记

吕 依 玫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88·哈尔滨

出版说明

近年来，台湾文学创作十分活跃，许多作家和作品在大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读者的极大兴趣及关注。特别是随着「一国两制」构想的日益深入人心，大陆读者了解台湾文学的愿望日益增强。「台湾文学丛书」的出版，旨在使国内读者比较系统地了解台湾当代文学的概貌，促进大陆同台湾的文学交流，增进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。

台湾文学丛书 [美]葛浩文 主编

责任编辑：杨雪平 刘丽娟

封面设计：姜 录

女大学生日记

Nu da xue sheng Ri ji

吕依孜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区森林街42号)

绥化印刷厂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6 14/16·插页2·字量120,000

1988年3月第1版

198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3,709

统一书号,10360·181

定价:1.85元

ISBN 7-5317-0070-0/1·7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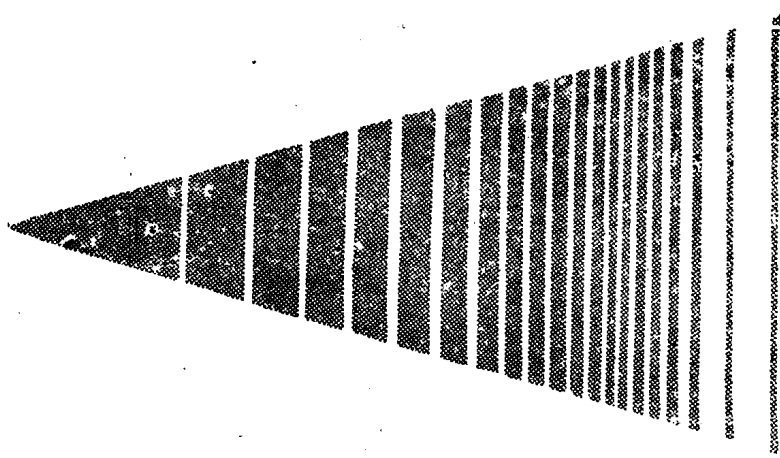
总 序

HH66/06

葛浩文

编一套丛书是一件又有趣又烦恼，又轻松又紧张的工作，是具其苦亦具其乐的任务。凡是爱读小说者（以笔者为例），都很愿意顺其本人的喜爱，相当主观地挑选一、二十本好作品很大方地介绍给或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，让他们共同来分享，此为乐也。但同时，丛书也有其客观的一面：每本书都必须配合某种条件，随着某种主题，或适合某种范围，要按一定的水准传达最广泛的读者群，其苦所在。

“台湾文学丛书”的目标不外乎将若干本近年来既受台湾及海外读者欢迎，又得到评论家好评的小说提供给大陆读者阅读。这些小说的作者身份、来源、性别、年龄和篇幅的长短、主题及风格等各方面虽然不一致，但其中无一本是为“赶时髦”而被选入丛书。



我之所以答应北方文艺出版社主编“台湾文学丛书”有两个原因：

一、台湾文学(或港台，甚至于海外华人文学)在中国大陆已经风行了相当的一段时间，留下了重要，偏重于良好的影响。但我认为，还需要更严肃，更有系统地介绍一些不但可读性较高，并且艺术水准亦高的作品(主要是长篇小说)，使大陆读者享有一箭双雕的收获：既能接触到自彼岸来的很好的“艺术品”，又能获得对台湾社会比较全面的认识 and 了解。

二、北方文艺出版社曾经出过我的一本书，我由此体会到本社人员——自上至下——对作者(或编者)的尊重、热情、信任，以及其对文学的重视和理解，确实为一家只管出好书，好出书的文艺出版社。

1986年10月30日

笑 语 心 痕

依 玫

四本日记，密密麻麻地，记载我四年大学生活的笑语心痕。

每一本

有我的笑，有我的恨；

有我不少个接受到的情，

也有我细细的心意。

我承受到三个不同的深情，

令我感动，令我负疚，也令我心颤！

别人说，我是幸福；但，我还是交了白卷！

是谁？将敲开我情感之门！

二十至二十四，一个少女最美的年华，

因我——一个大学生，更创下了我的金色年代。

我快活，因我拥有一切；

我庆幸，因我曾细细地记下了它。

四本日记，

四年光阴，

它将与 I 共同拥有这样丽的回忆！

女大学生日记

歌

喜跃龙门大一“娇”，
一知半解大二“狂”；
青黄不接大三“慌”，
瞻前顾后大四“茫”！

将此书献给

我的双亲

目 录

喜跃龙门大一娇	1
一知半解大二狂	61
青黄不接大三慌	97
瞻前顾后大四茫	134

喜跃龙门大一娇

(上)

二九六一·九月——一九六二·二月

我一直梦想过“大学生活”，现在我的梦是实现了。

但，是否就真的多彩多姿呢？

等待吧！大学生活马上就开始了。

九月十日（难忘冈山火车站）

忘不了昨晚车站上的那一幕。

九点多，车站上人潮汹涌，爸爸和大姐特地来送我。爸反复叮咛着在家时不知已吩咐了多少次的话，火车快开时，看到爸及大姐激动的神情，我真想哭出来。

火车开了，我们四人，似

乎都有一股难抑的离情，个个无言地怔坐在椅子上，久久不能释然。终于最爱闹的王，开始说话逗笑，我们才开始做各种游戏，打牌，一路上三男一女的闹声，引得旁边旅客纷纷引颈以观。

生平第一次出远门，也是第一次搭夜车。夜里两点多时，车上有的人已入睡，有的人在谈天，而我也迷迷糊糊地睡了一阵。但是在车椅上睡实在是既不舒服又睡不着，只好瞪着眼坐到台北。我们坐的是山线，每次穿越山洞时，我总是很好奇、兴奋，但透入的乌烟瘴气，却令人不敢领教。

车到台北才清晨七点多，一下车，四个人不知何去何从，只好坐在行李堆上发呆！

我们四个都是高中才毕业，初到陌生的台北，望着人来人往的大台北车站竟然不知如何是好。最后也不知是谁下的决定，喊了一部计程车，到了师大门口。面对紧闭的大门，我们又傻坐在那儿，呆望着雄伟的校门口。

我本应很兴奋的，但此时却禁不住地埋怨起师大来了。新生没宿舍住，人地生疏的，叫人到哪儿去找房子呢？

也不知坐了多久！终于来了个救星，一个冈中校友适于今天返校，他看到我们四人的呆相，又觉得很面熟，才来与我们打招呼，也终于带我们来租到这一栋大木板房！房子虽然不理想，房东却似乎蛮和气，也罢！

没人象我们今天这么可怜了，在台北无亲无朋，找到了房子，却得等到下午才能搬进去。昨晚一夜无眠，真是疲倦透了，我们在路边徬徨无主，最后随便地搭上公车，跑到了一个叫老松国小的树荫下打瞌睡！他们三个男的睡树枝，树

下的石椅，是我小姐的临时闺房！

唉！这种有家归不得的苦楚，有谁能体会呢？

九月十一日（这人真会夸赞人）

看好了房子却找不到同住的，房东同情我胆小，特约我到他们家住几天。

昨天下午一个工教系的男生来告诉我，有两个嘉义女中的要来与我同住，真是欢迎极了。这个人真会夸赞人，陌生的就说我的国语讲得很标准，我看他那样，可能也不是好人。

九月十三日（四人行）

这一栋大木板屋，象个大宿舍，两排间间六尺平方的小房，中间是一条长长的走廊，各间的房顶相通，声气相闻。我租的这间是专为女孩子设的，大门面对着墙壁，他们三个则住面对马路的唯一特别“套房”，也许是早来先占天时之便，也可能沈家较有钱，付得起较贵的房租吧！

沈与我同校不同系，阿康考上夜间部，王的学校却是远在本棚的新专。

他们三个高中时就是形影不离的好友，来到大台北更是相依相靠，王还甘心将来每日通车之苦而愿同住。而我，这个与他们高一时，曾同过班，没见过世面的女孩子，得爸爸对他们三人之托嘱而就近照顾。

下午，无事又到他们那边聊天，正好一群人谈得好起劲，突然来了个不识相的人——那个工教系的，王不喜欢他，马上躲进被窝装睡，而且还发出鼾声，笑得我直不起腰来。这个人偏偏不走，害得我们也失去了谈天的劲，只有你瞪我，

我看你。好不容易他走了，王从被窝里爬出来大叫：“你们好坏！也不偷偷塞一块糖给我，害我一听你们吸糖的声音就直流口水！”大家大笑。

九月十四日（乡愁）

今天是离开家后的第五天。这些天来我内心充满的是思家的情思！想到远在南部的家，眼泪止不住地要掉下来，一个人孤独的在这里，虽然有他们三个为伴，却总去不掉离愁。

昨天，当我在写家信时，我哭了，在寄出那信前，我每重读一次必眼红鼻酸！昨天是我想家的最高峰，总计眼酸了二十多次，和他们在一起说笑时，暂时可以忘掉，但独自一人时，脑筋很快的就会转到家。想到爸、妈、大姐、弟妹，眼泪必自然地掉下来。

姐妹群中最不乖顺的我，曾被妈说过“出外必不想回家”，谁知道，我现在竟如此的难过。唉！读大学有什么了不起，我现在真想就卷起铺盖回家！

九月十五日（冈中校友集散地）

冈中的同学陆续北上，而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来这木屋报到。王美其名为“冈中校友集散地”，他们那四个塌塌米大的小屋是世界上密度最大的地方。在台北，能和老同学相聚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。象我，当初本不想和他们住得如此的近，但，现在却禁不住庆幸有他们为伴。

那两个女生终于搬进来了！真感激房东这几日来的照顾！记得那天台风，我一觉睡到天亮，醒来才发现床下的水有一尺高，我的皮鞋湿湿地摆在床上！同睡的房东七十岁的老母亲告诉我，她夜里起来舀水好几次，而我，竟很可笑地毫无

知觉地大睡，真是不敢相信。

九月十六日（要大杀价）

今天为了买一双皮鞋，在延平北路来回走了好几趟，从来没有独当一面地买过如此重要的东西，因此很犹豫不决。回来后谈起来，才知道，台北的东西是要杀价的，而且要杀得很厉害，今天不晓得被骗去了多少钱！

最喜欢逛街了，记得第一次与他们三个上街时，我真是大开眼界！看到新奇事，总忍不住发出“喔！你看”的叫声，那种又土又可笑的样子，已换来了我生平的第一个外号——草地仔！

九月十九日（新生训练）

新生训练三天了，天天都是坐冷板凳。每堂课都是××讲话，一天六堂下来，屁股都坐疼了。

虽未开学，已可在餐厅吃饭，前两天，女孩子们还吃得秀秀气气的，今天已有“抢”的味道！第一碗饭下来，菜几乎全光了，害得我们这种非两碗以上不饱的乡下女，只有对着空菜盘猛吞白饭！

昨晚放映《今日师大》的影片，原有的那股“看师大没有大学样”的失望，终于消失。

九月二十日（跑回家）

昨夜，从梦里哭醒，醒来发现枕畔一片湿，我梦见是跑回家，爸妈硬要我再回台北上课。妈一直推我，我却举步不前，且放声大哭。今天一整天因此心神不定，真有如归去之感。

发现班里有个冈中校友，也不知是高兴，还是惊奇。

九月二十一日（家书抵万金）

今晚联欢晚会，最好玩的是那个相声的节目，另有一个印尼侨生乐队，大唱热门歌曲，个个象在打摆子似的，热死人。

大妹来信，以她在高雄女师外宿一年的经验，就提出不少“出门在外”的要点指示，那股老气横秋的口气，真气死人！大姐的信则是充满关怀之情，使我读之鼻酸！

杜甫说：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，此时我等信的心情，应可比美。

九月二十二日（“柴扒”读大学）

中午看了大弟的那一封信，躲在被窝里掉了一阵眼泪。想到父亲的爱，想到父母对我的种种，脸上的水珠怎么也擦不干。

大弟说，爸在念我写回去的家信，读到我是如何的想家时，两眼闪着泪光，而妈则在一旁频频掉泪，才读初一的大弟说：“长得这么大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爸哭！”几日来强忍住的乡愁亲情，全在弟弟的话语里全部瓦解了。

前几天，爸才来信鼓励我，要我不要为了想家而意志消沉。爸要我记住：“想想你高中三年，毕业后准备联考时，考后等待的那一个月，及那天晚上你我在收音机旁听放榜的情景，你就可晓得爸对你的期望。”爸多么担心，我会不顾一切，逃学回家呢！其实，我还不至于有如此大的魄力的，前一阵还希望体检不及格，被师大赶回去，果真如此，爸将不知有多伤心了。

想想爸在放榜后那几天，总是眉开眼笑，到处而来的恭

喜声，简直使爸爸比我这个当事人还兴奋！连一向勤快的妈，那几天也似乎无所事事地到处话家常，快乐地与人谈论着她这个村里“第一个女大学生”的女儿，我不仅为他们争来了光彩，也成了爸妈希望的寄托。

出身贫苦农家的爸爸，最大的希望就是他的子女都能受到好的教育，男孩子能上大学，女儿都做小学老师。在大姐如愿地考上高雄女师后，想不到半途杀出我这个不按计划的黑马来——我成绩优良，免试直升高中。这下可把爸整惨了，一向以考女师为志的我，眼看直升的同学，人人都要读高中，竟然也不安本分了，而且，突然想念高中的意愿越来越深，爸好言劝我放弃，去考师范，我都不肯，巧的是在直升学生报到的前几天，爸得了重感冒，在家休养。我这乖女儿，竟利此良机在他床前，转来转去地反复哼唱着一自编的歌曲：‘我要上高中’，终于爸不堪其扰，宣布投降。

准我赶在截止的那天下午去报到，而以后的三年，不仅有联考压力之苦，爸爸的烦恼也不好受，首先后悔准我念高中。爸以为：高中毕业唯一的路线是考大学，以爸当警察的微薄薪水，怎能供养一个大学生？除非我考师大。可是，谁敢保证我会考得上师大？因此思虑再三，在高一结束那年，爸劝我重考师范，被我拒绝。以后的两年，眼看考师大变成唯一的目标，爸为我担心的心就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了。在等待放榜的日子里，我食不知味，爸看在眼里，常自怨自艾，有时后悔不该让我读高中，有时又退而求其次地说，只要考上成大就够了，有时又说当初不该只让我填三个学校而已。如今天从人愿，我终于考上爸理想中的大学，怎不叫